

西
夏
書
列
傳

西夏書列傳卷之四

外國傳

論曰西夏亦外國何以復有外國非本國則外之而已吐蕃党項乃助宋而夏必爭者回鶻于闐大食其事或與夏涉合爲傳

西蕃者即吐蕃事具新舊唐書宋淳化中西涼州阿俞丹來貢阿俞丹死其弟俞龍波代之數爲李繼遷所侵掠俞龍波來請師咸平六年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齊賢請封羅支爲六谷王真宗不可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請師期又遣使來

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詔許之乃以羅支爲朔方節度使與党項咩逋族首領鄭州刺史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泥埋倚角捍賊是歲十一月繼遷攻西涼知府丁維清沒焉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次年爲景德元年正月二日死於靈州境上二月羅支使甥厮陀完如宋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爲其所殺六谷諸豪議立其弟厮鐸督爲首領真宗以繼遷之黨

未平遂以厮鐸督爲朔方軍節度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於時部族未有服屬衆迎唃廝囉至河州唃廝囉者緒出
贊普之後本名欺南凌溫錢逋錢逋者猶贊普也蕃語訛
爲錢逋生於高昌磨榆國年十二河州人客高昌見其狀
貌奇偉挈以歸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唃謂兒子
廝囉因以爲名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首領溫逋哥
奉唃廝囉立之部族寢强大中祥符七年乃徙居宗哥城
立遵爲論逋佐之立遵俗姓李又稱郅成蘭逋叱論逋者
相也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以抗德
明景祐中與元昊交兵使人來獻捷元昊之將叛也慮唃

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羗南侵至馬尾山築瓦川砦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矣元昊遂叛久爲邊害議者以爲唃氏在河湟間與元昊世仇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患自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渙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始與唃氏遇渙爲述朝廷之意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唃廝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國討賊渙因圖畫其地形并誓書還奏自此元昊病於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會元昊以兵襲唃廝囉唃廝囉堅壁不戰元昊度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唃廝囉潛使移所植及元

昊衆潰趨誌處溺死過半自後數以計敗元昊元昊取西

涼府而唃廝囉并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鶻亦以數萬歸

之其勢遂疆於諸羌宋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

刺史嘉祐四年夏都貢於宋治平二年卒夏拱化年六

十九唃廝囉三子皆被恩命曰瞎斡居合龍谷曰磨斡角

居宗哥城其母李立遵女也後妻喬氏有殊色生董種爲

唃廝囉嗣宋以董種爲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神

宗出師問罪夏國董種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漢

軍會明年拜河西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董種死無子養

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種故養

以爲子摩種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爲謀主俞龍納女於
元昊子寧令僞號梁王者由是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
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以其爲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
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嘉祐中據近塞宋命爲
河州刺史吐蕃之事頗詳此略采其與西夏相涉者若曹
瑋三都谷之捷王韶熙河之役鬼章瞎征之擒並具宋史
論曰宋熙寧時戒飭西蕃阿里骨詔云惟爾祖先世篤忠
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
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彊酋
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

約日盜邊朕愍屬羗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
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
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讐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
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
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
許般次_{之貢獻}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
邊陲期寵祿之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使復爲虛言
嗚呼何其訓辭之溫厚也吐蕃守護西塞爲不侵不畔之
臣宣力王家協攻西夏乃王安石用王韶章惇用王瞻蔡
京用王厚三伐其國唃氏之子孫遂亡然兵端實起於安

石世但言安石之新法孰知其導主用兵覲顏受玉帶之
賜熙河之後繼以安南交結刑餘恬不知耻斷喪國家元
氣不獨新法爲然矣雖其門人鄭俠極言青苗免役用兵
之害而悍然不顧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無忌憚之
小人與患得患失之鄙夫合而爲一乃經義頒於學宮廟
食配於孔聖宋之在廷尚有公論哉

党項羌事具新舊唐書五代史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
里始涉沙入党項界四百餘里登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
捻厓天子宋太平興國七年銀州羌部拓拔遇來訴本州
賦役苛虐乞移居內地詔令各守族帳雍熙初諸族渠帥

附李繼遷爲寇詔判四方館事田仁朗及閤門使王鈇等相繼領兵討擊并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勅書詔諭之二年四月鈇等於銀州北破悉利諸族梟僞署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其弟埋乞鈇等言麟州及三族砦羌人二千餘戶皆降酋長折遇也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效爲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酋豪二十人繼遷及三族砦監押折遇也皆遁去又破銀州杏子坪東北山谷內浪邵浪悉訛等族又濁輪川東免頭川西諸族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監城吳移越移等四族來降岷劬羅膩十四族拒命憲縱兵俘擒百人焚千餘帳又降銀

州三族砦諸部一百二十五族酋豪折遇也窮蹙來歸端拱二年四月夏州趙保忠言臣準詔市馬已獲三百匹其宥州御泥布囉樹二族黨附繼遷不肯賣馬臣遂領兵掩殺其族即降各已安撫詔書獎諭之十月繼遷寇會州熟倉族其首領咩唃率來離諸族擊走之淳化元年八月繼遷居玉庭鎮趙保忠往襲之繼遷奔鐵斤澤貌奴猥才二族奪其牛畜二萬餘十一月繼遷寇熟倉刺史咩唃率來離諸族擊退之保忠又襲破宥州御泥布囉樹二族以其朋附繼遷來上五年六月繼遷所驅脅內屬戎人橐駝路出熟藏族首領也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

而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爲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
至道元年七月睡泥族首領你也逋令男詣靈州言族內
七百餘帳爲李繼遷劫略首領咩逋一族奔往蕭關你也
逋一族乞賜救助詔賜以資糧熟倉族乧遇略奪繼遷牛
馬三十餘繼遷令人招撫之乧遇答云吾一心向漢誓死
不移詔以遇爲會州刺史賜帛五十匹茶五十斤咸平元
年三月乧遇來朝真宗嘉其誠節親見撫勞賜以器幣四
年七月加乧遇爲保順郎將此屬羌之最恭順於宋者也
大中祥符六年_{遼開泰二年}遼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
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

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恐後
爲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
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就加撫諭使不報遼主怒欲伐之遂
詔李德昭即德明遼史或作昭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無失
犄角之勢仍令諸軍各市肥馬此諸羗之貳於遼夏者也
外此部族甚繁如勒浪十六府族咩兀十族女女殺族夢
勒族忙族簍兒族四族藏才中東西三族者龍族咩通族
葉市族小湖族七白族補狸野族野雞族明珠族龍移族
皆其著者餘難以悉數

論曰西夏出於党項故羗人皆其種族所謂語言相通之

國也北宋以前尚倚宋以僅存金源以後大抵諸羌皆併入於夏矣

回鶻即迴紇事具新舊唐書宋太平興國五年甘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以橐馳名馬珊瑚琥珀來獻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橐馳賓鐵劍甲琉璃器來獻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俾得縛繼遷以獻因降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脩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北闕可汗功業其

可勝言嘉歎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就制特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爲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旣而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讐敵五年秦州遣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至甘州會宗哥怨隙阻歸路途留知進等不敢遣八年敏方得還可汗王夜落紇上表言寶物公主病死以西涼人蘇守信劫亂不時奉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九年楊知進亦至遂遣郭敏賜宗哥詔書

并甘州可汗器幣其年使來朝貢言夜落紇卒九宰相諸
部落奉夜落隔爲歸化可汗王領國事初回鶻西奔種族
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
皆其後也時德明雖臣事遼宋然於本國則稱帝至元昊
襲破回鶻奪甘州夜落隔可汗自刎俘其妻子以歸遂立
元昊爲太子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宋使至則
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輶治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鞭鼓
吹還宮矣熙寧二年勅郭憲聘西蕃阿里骨使諭回鶻令
發兵深入夏境事不果行

于闐國事具新舊唐書宋嘉祐八年以其國王爲特進歸

忠保順砮鱗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砮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使者言其王乞賜此號也元豐八年請討西夏不許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篤竭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

論曰唐書謂吐蕃寢盛拓拔畏迫遂請內徙其處者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初不解弭藥之名今觀緬藥乃知緬弭音近兩字相通緬藥家殆指西夏矣

大食國事具新舊唐書宋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舡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天禧

三年遣使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
請道其國中不許天聖元年來貢恐爲西人鈔略乃詔自
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

原缺

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
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
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
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
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夏四月宋募民入粟實邊六月夏主表至宋羣臣皆
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
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
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
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

奪元昊賜姓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夏主又遣負永年齎表書謝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三年正月夏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夏主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夏主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夏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

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廊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夏遇平與夏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夏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夏復蔽盾為陣宋兵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宋兵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夏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夏環營呼曰如許殘兵

不降何待平旦夏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
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夏會大雪夏解去延州得不陷
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
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
故及於敗

宋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宗俊攻後橋而柔遠砦
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夏兵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
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廊
延環慶兩路副都總管劉平廊延副都總管石元孫及傅
偃劉發石遜等又攻鎮戎軍敗宋劉繼宗李緯兵五千宋

詔陝西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三月宋詔錄延州死事子孫五月陷塞門砦宋兵馬押監王繼元死之又陷安遠砦秋七月宋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八月宋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弓箭手給地居之九月攻三川砦宋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師子定川堡宋戰士死者五千餘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宋環慶路總管任福破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是年西夏攻延州范雍敗貶諸砦多失守八月范仲淹自請行乃命兼知延州于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多寡使更出禦賊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宋遣郭楨以伐夏報于遼

五月宋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夏守贊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

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夏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
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
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
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
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
矣

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故
有是命先是詔分遣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
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宋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宋鄜州城青澗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

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布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四年正月。宋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行。亦曰。徽倖成功。非萬全計。宋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

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
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
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
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
制元昊宋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
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剋黠羗若鄜
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敵手非計之得乞
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宋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
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
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

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
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
聞之必無銳志臣以元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
女舉旗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
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其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
故遂乃待敵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
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敵
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其隙如可進討斷
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夏遣人議和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

嚴而自行邊韓琦至高平夏果遣衆攻渭州薄懷遠城琦
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
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
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
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掠龍川遇鎮
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
棄馬羊橐駝俘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
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

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
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夏主
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
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
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
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
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
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
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懌肅

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宋兵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
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
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夏
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
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
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夏兵益
至宋兵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
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夏人引去得還關右大震
時夏主傾國而入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
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宋帝震悼為之旰食夏竦使人收

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夏主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三月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宋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乃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夏主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秋八月夏主攻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攻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夏主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夏瑠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宋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宋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公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廊

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
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人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
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人未集之時出三州
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被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
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
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夏主
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
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
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敵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
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夏

主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
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遣以詔書犒賞諸羗
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
口在敵腹中欲城之度敵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
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
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夏人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
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
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絕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
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陝西聚米圖經五卷開門通事舍人雄州趙珣撰珣父
振博州防禦使久在西邊珣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道里
康定二年為此書韓魏公經畧言于朝詔取其書召見
呂許公宋莒公言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千數無如珣
者擢涇原都監定川之敗死焉珣勁特好學問恂恂類
儒者人皆惜之以上文獻通考錄案書成于康定二年天授
禮法延祚四年在定川之敗之前敗在康定元年天授定川之敗
史但云宋將士死者五千餘人不聞涇原都監趙珣死
事存疑俟考

五年遼聞夏人叛宋遣蕭英劉六符請石晉所割瓦橋關

南十縣宋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幣二十萬

七月夏攻麟府州八月宋詔廊延部署以兵援麟府夏攻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臨豐州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九月夏攻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夏兵遂大掠渭州夏兵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唃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僕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唃令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

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閒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剛浪陵喻以早歸之意欲夏主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因嵩窖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夏主果大舉入邊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夏所得夏主乘勝

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
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夏主乃還議者欲以金縢
啖契丹使攻夏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
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
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羗之叛驟擇
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
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
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
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
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

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宋帝嘉納之

十一月宋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
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
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
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
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
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
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
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

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
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
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
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
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
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
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是年
遼遣使于宋問伐夏之由十二月遼禁吐渾鬻馬于夏公

邊築障塞以防之

六年正月時西鄙用兵日久宋帝心厭之會契丹使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夏主聞之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陵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陵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夏主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

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衆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
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
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
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
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諭之遼遣樞密都承旨王
惟吉諭夏國與宋和元昊自名曩霄遣人來納款稱夏國
自稱男三月宋遣保安軍判官邵良佐使元昊許冊封為
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十萬斤

二月夏以加上尊號遣使如遼賀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
奏夏已罷兵遣使來報于宋四月夏國進馬駝于遼七月

夏主上表請伐宋不從十月夏人侵党項遼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

冬十二月宋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七年西夏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夏人不聽三月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朵兒族八百戶與山西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夏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夏四月賀從昫至京宋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

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
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
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六月夏遣使上誓表于宋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
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
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
鑊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
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
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

殃求遣使賜詔曰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宋以夏請和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
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
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
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夏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
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宋帝嘉納之宋初召球諫官歐
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球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
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
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球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
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
其說宋帝乃悟會球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

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
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
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
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嚴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
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
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
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
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
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

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
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
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
復奪之以行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作慶厯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
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是歲遼夾山部落朮兒族八百戶歸夏契丹主宗真責還
不遣九月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天齊王馬步軍
大元帥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

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夏主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夏主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草迺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夏主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草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夏主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赍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主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入南樞王蕭孝友若從數騎走夏主縱其去得

免因擒其駙馬蕭胡覲亦稱鶻突姑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二月宋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宋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冊法物皆金裝銀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易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

人盡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霸而夏主帝其國中自若也

是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遼徵諸道兵討之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答之十月夏主上表請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遼命北院樞密副使蕭草迂之夏主親率党項三部降于遼遼詰其納叛敗盟夏主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覲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覲歸遼又遣使來貢

八年五月夏歸宋石元孫宋諫官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

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罃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宋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宋初贈元孫官至是知其不死蓋劉平死而元孫不死也

九年

十年

十一年夏主殂其子諒祚遣使告于遼上其父留遺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兵助伐夏國不許 謚曰武烈皇帝廟

號景宗墓號泰陵

謚及廟號陵號宋史兼採夏國紀要等書

西夏書卷之四

載記

親宋皇帝、幼子母日宣修書及皇后及藏父、天授
紀元四年八月乙酉即位

二月遣楊吉來赴宋告哀才多知教軍初棄青石橋
納使所者宋押伴汪西野遣使任額問云李國之所以死
宋為石解斯記还不相歸宋遣日新研獻遺于契丹乃
朕上契丹主各契丹遣永龍宮使耶從嘉里上表使術不

保和祥興老將仍可坐王台莫莫也足又心造物獻
青
俄不得因濟科丹金所事

原缺

西夏書卷之五

載記三

惠宗

惠宗秉常毅宗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宋治平

四年

遼咸雍三年

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乾道元年二月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宋城綏州夏主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廊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

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禹等如夏交而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禹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塙墟耳安用之

二年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

夏人攻環慶州先是夏人築闌訛堡宋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

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三年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敗之遂城囉兀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鈴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吕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

從之

三月諤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脩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兵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兵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劾罷知鄧州天賜禮盛國慶元年宋知慶州俞充知宋帝有用兵意屢

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宋帝然之秋七月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徃持其臂以來爾宋帝壯之乃決意西伐宋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宋帝笑曰此真鄴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宋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宋帝不悅

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
宋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
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宋帝不聽竟命李憲出
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
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毡集兵會伐諤率鄜
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
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宋高遵裕復清遠軍內侍王中正帥兵出麟州度
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
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

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哆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坪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

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宋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霸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霸州獨憲不至

二年正月宋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宋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伐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八月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宋帝從禧議

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
轉運判官李穰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
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
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

九月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
禧遂與李舜舉李穰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
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
王師不鼓不能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
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
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

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踈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奔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葫蘆

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
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宋帝臨
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
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霸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
息兵而括謬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
致覆敗自是宋帝始知邊臣不可依信深自悔咎無意於
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宋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
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宋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三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

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宋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閏六月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移書宋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宋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四年正月夏大舉攻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

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
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
梯草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
順德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五年

大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天安禮定元年夏主秉常殂子乾順立宋帝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

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
耻無乃甚於今日群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
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宋太
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
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與
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
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
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死遣使告哀宋詔自元豐四年用
兵所得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往
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

宗墓號獻陵